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一〇四回 翻江鼠奮勇拿喜鸞 白面判努力追喜鳳

《西江月》曰：自來治家有道，不可縱子為凶。婦人之言不可聽，勸著吃虧為正。日日為非作歹，朝朝任意欺凌。不思天理學公平，難保一家性命。

且說魯員外歸後安歇，保護著他的家眷。那屋裡要有什麼動靜，就讓他們嚷嚷，不可出來。把家人也都囑咐好了，都預備下燈火兵器。蔣爺打洪澤湖丟了分水峨眉刺，永不帶兵器。無論那裡用著時候，現借□八般兵刃，那樣都行。今夜晚間，與員外借了一口刀。一問士杰，什麼也不會。問他：「難道說沒有跟著家裡學過嗎？」他說：「學過了，五天挨了□一頓打，就不教了。」緣故是頭天學了，二天忘；二天白日學的，晚晌忘。一忘就打，每天晚晌挨了兩頓打。員外一賭氣，不教了。下文書蔣爺教了他八手錘，外號叫賽玄霸，成了一輩子名，這是後話，暫且不表。晚間囑咐明白，別管有什麼事，不許他出去。也是渾孩子，初鼓後，躺下就睡了。

天有一鼓，蔣爺與柳青拾奪利落，別上刀，吹滅燈燭，閉上門，盤膝而坐，閉目合睛，吸氣養靜，等著捉賊。天到三鼓，忽聽院落叢中「噶啞」一響，就知道是問路石聲音。兩個人把窗櫺戳小月牙孔往外一瞅，由東邊卡子牆「刷」下來了一條黑影。蔣爺拿胳膊一拐，柳爺悄悄的把門一開，把刀亮將出來，看準了是那女賊。蔣爺在柳爺耳邊告訴他一套言語。柳爺點頭，正對著女賊要奔窗戶這裡窺探，迎面躡將上來，就是一刀。

那個女賊真利便好快，直是折了個反跟斗相似，就到當院叢中了。雖是晚晌，柳爺眼光兒也是看的頂明白：一塊青絹帕把髮髻箍了個挺緊，穿著一件綁身的青小襖，青巾束腰，青中衣，窄窄的金蓮，蹬著軟底的弓鞋，並沒戴著釵環；粉白的臉面，必是蛾眉杏眼；背後勒刀，腰間鼓鼓囊囊有個囊，可又不是鏢囊。一個反跟頭躡在當院。柳爺一個箭步跟上，又是一刀。女賊也把刀拉將出來，由此交手。

此時天已不下雨了，滿天星斗。柳爺暗暗誇獎女賊，三寸金蓮，躡得真快，刀刀近手，神出鬼沒。柳爺本領也不弱。女賊終是膽怯，怕柳爺叫人，人要一多，他走著就費事了，虛砍一刀，往下就敗，直奔東牆而來。柳爺一追，女賊一回手，「叭」一流星錘。

柳爺看見是暗器，一閃身躲開，「嘯」一聲，正中肩頭。柳爺「哎喲」，把身子往下一蹲。女賊把流星往回一收，用手抓住，躡上牆頭，往下一飄身子，「叭」就是一刀，女賊「哎喲」，「撲」一聲，由牆上摔將下來。原來是蔣四爺與柳爺耳邊說了幾句話，就是這個言語，不然怎麼柳爺動手，蔣四爺不見呢？蔣爺預先躡出牆外，在那裡蹲著，等著他必由之路。而且知道打那裡進去，必是打那裡出來，預先就在那女賊進去的地方一等，等他往牆頭一躡，蔣爺就看見了。他往下一飄身，蔣爺往上一反手，「叭」就是一刀背。刀背正打在迎面骨上，慢說是個女賊，就是男賊也禁受不住。這還是蔣爺有恩典，拿刀背釘的；要是拿刀一砍，雙腿皆折。

把他釘下牆來，蔣爺嚷：「拿住了！」柳爺也躡出來了，雖然肩頭上受了他一流星錘，打的不重，又是左肩頭。柳青飄身下牆，問：「四哥，怎麼還不捆？」蔣爺總是行俠義的，最不受捆婦女，再說要是四馬攢蹄，總得搭胳膊擰腿。四爺這是把他釘下牆來，用腳將他刀踢飛，在旁邊蹲著看著。一者女賊沒刀，就不要緊了。二來腿帶重傷，起來一站，「撲」一躺；往起來一站，「撲」一躺。不多時，柳爺就出來了。蔣爺就教他捆人。柳爺恨他恨入切骨，搭胳膊擰腿，就把他捆將起來，提溜著由垂花門而入——那日晚間，蔣爺的主意不讓關垂花門——直奔上房。柳爺把他提溜在屋中，他是苦苦求饒。柳爺索性撕衣襟，把他口中塞住，仍然把門閉上。柳青說：「四哥，我還受了他的傷哪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受了什麼傷了？」柳爺說：「他一敗，我一追，受了他一流星錘。」蔣爺說：「在什麼地方？」柳爺說：「在左肩頭上。」

聽著院裡咳嗽一聲，原來是魯員外交三鼓之後，那裡睡的著？自己拾奪利落衣襟，預備下刀索。沒什麼動靜，自己出來，走到院中，咳嗽了一聲，試試蔣爺睡了沒有。一咳嗽，裡頭一答言，把員外讓將進去，把千里火一晃，讓員外看看這個女賊，低聲就把如此如彼的話說了一遍。蔣爺說：「你不是說他們家裡連男帶女都是賊嗎？少刻還有來的，你先在後邊等著，要是來一個，拿一個；來一對，拿一雙。」員外點頭歸後。他們仍是又把門關上，就是虛掩。兩人復又坐下，靜聽外邊。

天有五鼓，聽路石「吧嗒」一響，蔣爺拿胳膊一拐柳爺。忽聽由後夾道「蹬蹬」有腳步的聲音。蔣、柳二人開門出去，原來是前頭跑著個女賊，後頭追的是魯員外。

你道這兩個女賊，可是魯員外說的不是？正是，分毫不差。就皆因閃電手范天保作了些好買賣，掙了家成業就，可也沒算棄了綠林，就在此處居住。果然是先娶的喜鸞，又買的喜鳳。喜鸞又給他生了一個兒子，愛如掌上明珠一般，嬌生慣養。這溜街房鄰舍，從小兒小孩們，誰要打了范大狼，范天保倒不出去，不是他娘出去，就是他媽出去——他管著喜鳳叫媽，必與鄰居吵鬧，就是男子也打不過天保這兩個女人，男子常有帶傷的。

打遍了街巷，誰也不敢惹。大狼越大越不好了，街房有少婦長女的，直不讓他進門。也有鬧出事來，與他告訴的，晚晌家中就是無頭案。也有告狀的，他們永遠沒破過案。這天可巧大狼為搶驢，被魯士杰將家人也打了，馬也打壞了，算央求著他沒挨著打。回到家中，與他娘、媽一哭，飯也不吃了，要給他報仇，不然他活不的了。他娘說：「讓你練，你老不練。你若要練會了本事，如何當面吃苦？」大狼給他娘、媽磕了一路頭，求他娘、媽斷送士杰的性命。喜鸞、喜鳳俱都應承了，哄著讓他吃飯。不然，這個養兒再不可溺疼，這就是溺疼之過。

也是他們惡貫滿盈，把此話可就告訴了范天保。天保猶疑說：「魯家可不是好惹的呀！再說咱們與魯家素常怪好的，他們那是傻小子，必是咱們這個招了人家了。不然，我去見見眾賢去，叫他責備責備他那兒子，何苦動這麼大參差？」原來魯遞號叫眾賢。喜鸞把臉一沉，說：「我的兒子不能出去讓人家欺負去，為死為活，都是為的我那兒子。」

命不要了都使得，也不能叫我那兒子出去栽跟斗。現在咱們的馬讓他們打壞了，現在咱們家人帶傷，倒給他賠不是去。你怕他呀，我今天晚晌去。我要不把他這個孩子剝成肉醬，誓不為人！」說畢，氣的渾身亂抖。不然怎麼說家有賢妻，男兒不作橫事。范天保又是懼內，可巧喜鳳在旁說：「這事不用你管，有我們姐兩個，絕給你惹不出禍來。」

又是激發的言語。究屬總是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魯家要沒有蔣平、柳青在那裡，魯家滿門有性命之憂。

天交二鼓之半，先是喜鸞去，天保與喜鳳喝著酒等著，左等不來，右等也不來。天交五鼓，喜鳳放心不下，說是：「大爺，我去看看我姐姐去罷。天氣大晚，魯老頭子也會點本事，別是與我姐姐交了手了罷？」天保說：「不然我去。」喜鳳說：「不用，還是妾身前往。」說畢，脫去長大衣服，摘了簪簪環首飾，絹帕蒙頭，汗巾束腰，換了弓鞋，背後勒刀，跨上流星囊，躡房躍出去，直奔魯家而來。躡上了東牆，「吧嗒」，問路石往下一扔，無人聲，二無犬吠。飄身下來，不先奔房屋，先找他姐姐。順著東牆根，施展夜行術往前。早見打腰房之中躡出一個人來，提著一口刀，撲奔喜鳳。就是魯員外，回到他的屋中，那裡能睡？不時把著窗戶往外瞧，看見貼著東牆一條黑影，提刀追出。喜鳳轉頭就走。老頭子追了個首尾相連，喜鳳一扭身，撒手流星，「叭」一聲，魯遞「哎喲」，「撲」栽倒在地。喜鳳回身，抽刀就剝。若問魯員外生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